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存疑卷十一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陸肇修

易經存疑卷十一

明　林希元　撰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是再説聖人作易之事八卦成列如上篇剛柔相摩因而重之如上篇八卦相盪八卦成列是言兩儀至八卦盖聖人作易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

八卦既畫自乾一兑二以至坤八此八者成行列於簡策則卦之形體昭然可見故曰象在其中如乾則三畫純陽之象坤則三畫純陰之象震坎艮則一陽二陰之象巽離兑則一陰二陽之象其象舉不外乎此

因而重之是言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即上篇所謂八卦相盪第九章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三畫之卦未可言爻必六畫具方可言爻盖爻者變也

六畫具始有變化故曰爻第十章曰道有變動故曰爻具意可見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即是上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意蒙引以兩儀生四象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為往來相推恐未是蓋此意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内已有了不應於此重說且聖人就著策卦爻之變上繫辭命占若以兩儀生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為變此時

未有蓍策卦爻辭何由繫又此二條是言彖爻變占四者依蒙引之說只是彖爻占而無變矣此亦一可疑也

凡易中說變者是就蓍策卦爻上說蓋卦爻之變皆於蓍策上見也

承上文言卦爻既具則蓍策斯行蓍策之數有三偶而六者焉六老陰也陰則變為七之少陽是剛推夫柔柔變為剛也有三奇而九者焉九老陽也陽則變

為八之少陰是柔推夫剛剛變為柔也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變是易之用最為要緊無變不成易故繫辭傳中每每言之

往來交錯要說得明白剛推夫柔柔變為剛陰往而陽來也柔推夫剛剛化為柔陽往而陰來也一往一來其交錯可見矣

剛柔之變通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剛柔有相推變化之妙則卦爻

之所由成而為斯民占筮之用矣故聖人因此逐卦逐爻皆觀象而繫之辭以明吉凶以備斯民之用也夫繫辭焉以盡言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觀象繫辭以命吉凶則揲蓍求卦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就在聖人繫辭之中矣如揲得上五爻皆七下一爻獨九則乾變之姤而動在姤之卦辭如二爻三爻皆九則之遯之否皆有可推矣如揲得坤卦六爻皆六則坤變之乾而動在乾之彖辭揲得坤卦上五爻

皆八下一爻獨六則坤變之復而動在復之卦辭如二爻三爻皆六則之臨之泰皆有可推矣要在以類而推

朱子語類曰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詳見啟蒙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句是足上文之意與上文相發明言聖人繫辭焉

以命吉凶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固在其中矣然方其蓍未揲卦爻未得吉凶悔吝雖在各卦各爻之下亦無由而見必待卦爻之動而後見蓋蓍既揲卦爻既得由是即卦爻以求其辭而孰吉孰凶俱有可考矣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蓋占以辭寓辭以占顯交相成也故曰相足說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此是申明上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意言剛柔相推

固生變化矣然非剛柔則變化無自而出是則剛柔兩畫所以立變通之本也既有剛柔兩畫自然有變化其變化處皆是因其窮而通之物極則反數窮則通是皆時也故剛柔變通者乃所以趨乎時也時謂變而當通之時依此則蒙引以剛柔相推生六十四卦者無本可立無時可趨其說不通矣

陽主進陽數自七而進至於九則進之極其數窮矣於是退而為八則九之窮於是通矣其通者時也陰

生退陰數自八而退至於六則退之極其數窮矣於是進而為七則六之窮於是乎通矣其通者時也故曰變通趨時易不外乎時如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類可見

吉凶者貞勝者也

此申明上文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吉凶悔吝生乎動意貞只是常字本義欲解釋明白故多著字以發明之曰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

言聖人所命之辭有吉凶是吉凶二者常相勝而不已蓋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當其吉時則无凶是吉勝凶也當其凶時則无吉是凶勝吉也更无吉凶並立之理故曰貞勝言吉凶則該悔吝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凶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又發明吉凶貞勝意天地日月是起下文不甚重

上面吉凶貞勝虛說此又推本其所以然處言吉凶之所以貞勝者只是以一理之順逆而為吉凶爾蓋探本之論也蒙引曰天下只一箇理人之動非順乎理即逆乎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惟一理之所在而視其逆順以為吉凶爾此卦爻之占所以只有此二者而已朱子曰天下之動雖有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此說最妙蓋只把此道理做箇定則在那裏惟隨其順逆而以為吉凶爾

貞觀虛説究其實只是下文夫乾確然示人易坤隤

然示人簡意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上言卦爻吉凶此復就乾坤説起蓋推原其所自也

亦猶上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節意故既曰乾確

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遂彖之曰爻也者效此者

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乾確然示人易即是乾以易知坤隤然示人簡即是

坤以簡能確簡確也是健之狀貌健有力也確然言其健確然也夫乾之性健而動故其狀貌確然凡其所為最不費力極是容易故曰示人易即前本義所謂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

隤玉篇壊墜也壊墜則無作為故為順貌蓋坤之性順而静有似於敗壊者然故曰隤然凡其所為一從乎乾最是省事更無繁擾故曰示人簡即前本義所謂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陽爻一百九十二皆所以效乎乾其性皆動而健確然示人易也觀乾之九三九五與諸卦之陽爻可見陰爻一百九十二皆所以效乎坤其性皆順而静隤然示人簡也觀坤之六二六四與諸卦之陰爻可見卦之陽長陰消者其性健而動所為皆不難故有以象乎乾卦之陰長陽消者其性順而静所為皆不繁擾故有以象乎坤乾震坎艮之陽卦與乾震坎艮之

為內體者皆為陽長陰消而象乎乾也坤巽離兌之陰卦與坤巽離兌之為內體者皆為陰長陽消而象乎坤也蒙引曰以橫圖觀之如內體為乾因而重之復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外體之八卦則乾之上復得乾震坎艮者陽之陽也陽之息也乾之上復得坤巽離兌者陽之陰也又其息之消也此即一分為二之理也然槩則皆為陽息陰消之卦也所主在乾也所謂一分為二者如晝分午後為陰然對夜則皆為

陽也又如内體為兑因而重之亦有乾兑離震巽坎艮坤外體之八卦則兑之上復得坤巽離兑者陰之陰也陰之消也兑之上復得乾震坎艮者陰之陽也又其消之息也是亦一分為二之理也然槩則皆為陰息陽消之卦也所主在兑也所謂一分為二者如夜分子後為陽然對晝則皆為陰也其餘六卦之重皆准此例

首節先言象後言爻是就三畫六畫之卦言以序也

此先言爻後言象是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不以序矣

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上中言爻象此中言變占爻象動乎内變也吉凶見乎外占也

上言卦爻具體也此言蓍策其用也夫卦爻雖設然無蓍策之變化則卦爻亦為虚設而無用矣故必有

蓍策之變化然後卦爻之用行上篇曰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正是此意

大意謂卦爻既具然非蓍策則卦爻不行故自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畫又自九變而三畫十八變而成六畫當其一變三變之時爻象雖未成而其端倪已見於此矣故曰爻象動乎內及至十有八變之後蓍策之卦爻已定看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孰為吉而在所當趨孰為凶而在所當避其吉凶悔吝居然

可考矣故曰吉凶見乎外此見卦爻雖因乾坤而立而卦爻吉凶又因蓍策而顯是易之用全在乎蓍策故上篇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者此也十有八變之後則吉凶之理可考而吉以之趨凶以之避則事功因之而成矣故曰功業見乎變上篇吉凶生大業變而通之以盡利正是此意聖人繫吉之辭是欲人知所趨繫凶之辭是欲人知所避觀吉凶之辭而聖人之情可見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言卦爻吉凶止此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上言卦爻吉凶此言造化功業造化指天地功業指聖人上傳首章之末言易卦而及乎聖人自體乾坤之道而至成位乎其中此其言有因下傳首章之末言卦爻吉凶而及乎聖人之功業所謂功業乃在乎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於上文卦爻吉凶殊不相屬何也

蓋卦爻吉凶所以成天下之事業其事相似其功相等也故言卦爻吉凶而以聖人之功業終焉

天地以生物為心故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有位則事事做得無位則雖有蓋天功業亦做不得如孔子非不聖然無其位竟不能挽西周之治而卒老於行可見位為聖人大寶也

理財不是理國家之財凡財之資於民用者無不理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固理財

也制之田里教之樹畜使民之衣食有所出亦理財也薄其税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亦理財也

辭所以訓民命令條教之類是也正月始和布法象魏則其大者訓民之辭皆本於人情合乎天理取法於先王可傳於後世而無陂淫邪遁之失則其辭正矣

舜使契為司徒以教萬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正辭也君子以辨上下

定民志先王以辨物居方亦此正辭也蒙引曰如議禮制度考文之類皆是愚謂只議禮制度考文三事盡之矣

聖人於民衣食以養之學校以教之民弗率教然後刑罰加焉刑以弼教之不及也故言理財正辭以禁民為非終焉禁民為非即周官司寇所掌以三典刑邦國詰四方以五刑糾萬民及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之事古者兵刑一道刑之大者則用兵故班

固志刑法合兵刑而一之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知此道也班固曰聖人取類以正名而為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教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教作刑以明威也愚按班固之說可明禁民為非之義故錄之　義者人心之裁制義立於中則政教刑三者皆自此而出矣故以理財正辭禁非而歸之義

程伊川序春秋傳曰聖王為治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天道立地道平人道成亦是此意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地間不過陰陽消長兩端而已易之為書亦只是

交易變易兩端天地間如日月星辰寒暑晝夜之往來山川動植之變化有萬不窮只是這一箇陰陽消息爾聖人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皆所以驗乎此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有交易變易皆所以取法乎此也故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觀象於天日月星辰寒暑晝夜兩風露雷各有定象此之謂陰陽乃交易也日月星辰之上下寒暑晝夜

之往來雨風露雷之聚散此之謂消息乃變易也

觀法於地東南西北此陰陽之定分交易也天下將

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此陰陽

之消息變易也高岸為陽深谷為陰此陰陽之定分

交易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陰陽之消息變易也

山與水對則山為陽水為陰而山水又各有陰陽如

邑有山陰山陽水有淮陰淮陽此類可見也海水朝

至為潮夕至為汐此陰陽也而潮汐之一往一來消

息也江淮河漢之水方來者屬陽已過者屬陰此亦見其陰陽處

觀鳥獸之文朱子語類曰鯉魚背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背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龜背上文中間五段五行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蒙引曰如剛鬣柔毛之類亦是陰陽也如希革毛毨之類亦是消長也愚按猫兒眼中黑睛一日隨十二時改變其歌曰子午線分卯酉圓寅

申巳亥如棗核辰戌丑未杏仁全消息之理尤明白

此見造化之妙處

觀天地之宜此以天時地利之宜於人事者言與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不同要見隂陽消息處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隂木葢春夏發生陽也息也故宜耕耘秋冬收歛隂也消也故宜收藏仲冬一陽生故斬陽木仲夏一隂生故斬隂木此類不能盡書在人以類而推地之宜如髙宜種黍下宜

種稻江南種橘江北成枳充之漆絲青之鹽絺豫陽
孤桐泗濱浮磬江南金碧西蜀丹青似此之類皆是
地土所宜無非陰陽消息之所為也
近取諸身氣為陽血為陰骨為陽肉為陰外五行則
耳目口鼻內五行則心膽脾肺腎五行一陰陽也故
脉有太陽陽明少陰厥陰諸經若人之動靜寤寐呼
吸出入則陰陽消息之最著者也
遠取諸物羽毛鱗甲之物羽甲屬陽毛鱗屬陰而各

有血氣血陰而氣陽又各有消息也植物草屬陰木屬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其榮悴開落則消息也聖人仰觀天俯觀地觀鳥獸之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見得都不外陰陽消息兩端於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又於奇耦之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為四象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為八卦八卦既成則天下之理精入無形是為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麗陷說入之德皆有以通之蓋其理之相

會合也粗而有象是為萬物之情如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類皆有以類之蓋其狀之相肖似也

聖人當初畫卦只是見天地間許多事物不外陰陽消息兩端隨將來畫一奇一耦以象之見得一奇一耦有各生一奇一耦之象隨於奇耦之上各加奇耦逐旋加上至於三畫就成箇八卦既而天地間許多物事咸有以該之此聖人無心之筆自然之巧不是見得天地間有這物事方去商量計較做箇伎倆去

法象他如揚子雲太玄都是商量計較非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伏羲當初也只見太極下面有箇隂陽便知得一生二二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出做成箇物事不覺成來却如此齊整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首言聖人作易模寫天地間許多事物隨彖言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疑皆取法於易此亦

因其形象之相肖而疑聖人之所取法以見聖人作易不但為斯人卜筮之用又為斯人器用之所自出爾葢者疑而未必然之辭朱子曰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

禽鳥皆用網罟網是用之山林江海罟是網之小者如今之手網用之池塘者故曰數罟不入洿池

取象有二義一是象一是義網罟皆兩眼相承離為目而兩目相承似之蒙引曰不但兩目相承實則百

千萬日禽獸皆麗於網罟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似之

楊誠齋曰教民肉食自包羲始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故取諸益

孟子註曰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今不知是何器若謂今之鋤頭及湖豐山謂之犂則今犂鋤皆鐵而耒耜皆斲木為之若謂古以木為鋤頭後世易之以鐵

則削木為鋤有難起土自今觀之謝疊山謂犂或然蓋曲木在上俗名犂衡即是耒今云犂王此合於揉木使曲之象斵削二片俗呼犂壁則是耜必如是方能起土或以斵木為疑愚意古人只是斵木益之為卦以象言二體皆木耒耜皆木所為似之以德言上巽為入下震為動耒耜雖下入畢竟是耒上面用力方得入於卦德似之又卦名為益天下之益莫大於耒耨之利故於卦名有取焉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教民日中為市以物貨有無互相交易使天下之民但有貨物各將赴市交易而天下之貨無不集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此之謂交易也交易而退則無者可有而得以資用有者可散不積於無用是有無各得其所也

噬嗑之卦以德而言上離為明下震為動日中為市

日明照於上民紛紜交易於下有上明下動之象故

於噬嗑有取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亦一象也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伏羲神農之時世尚洪荒民俗朴野制度一切苟簡

服御器用皆無足觀已而風氣漸開人文日著民生

服用宜於古者或不宜於今昔時鄙陋之習民心亦

有厭倦而思有以變其舊矣然作者之謂聖人非巨聖時雖當變亦不能通之也及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於是因時立政以通其變使民欣歡鼓舞以從新制而不厭倦是皆因時順勢而無作為神而化之使民咸樂生安業而各得其宜故能使民不倦如是也所以然者蓋易之理事勢至於窮極則當更變既變然後流通既流通然後民情安之而可悠久是以自天祐之民宜不倦而吉无不利也然其變通宜民

果孰為大哉洪荒之世風氣未開人文未著民但取草木禽獸之華革皮毛以為衣黄帝堯舜始為上衣下裳之制與民服御由是野俗始變為文風人類始别於禽獸禮義興行人文丕變而天下治若此者疑有取於乾坤蓋乾坤變化而無為故聖人衣裳之治疑有取之也

朱子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通其變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刳木為舟以載物剡木為楫以進舟則大而江海小而溪澗道途為之限隔往來為之阻絶者於是乎通矣渙之為卦巽木在坎水之上舟楫之象也故疑其有取焉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穿牛鼻而服之使之引重絡馬首而乘之使之致遠

引重致遠天下之人之利也隨之卦徳下震為動上兊為説牛馬動於下而人物載焉有其象矣故疑取於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重門以防奸擊柝以警衆使嚴為之備此於卦徳卦象俱無取只就卦名取

小註川途既通暴客或至其説牽強不必用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令人鑿石為臼或鑿木為臼此云鑿地者意制器之

初本是鑿地後人以非便而易木石爾

臼杵之為器下止上動小過之卦下艮為止上震為

動其象也故疑其有取焉

臼杵之利當與耒耜並興蒙引謂前此民雖知粒食

未知脫粟恐未是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木揉木使曲似弓形也剡木削木使尖利也此取

象只是卦名緣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節齋曰棟直承而上予謂即今之棟篇又曰宇兩垂而下予謂即今屋蓋之前後面

棟宇就而風雨可禦可謂壯固矣故疑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厚衣之以薪者置屍其中以柴薪裹之而葬不知為棺椁也不封不起墳也不樹不種樹為墳林也此只取卦名送死大事而過於厚有大過之象故疑其取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書契立而百官之事以治萬民之情以察此亦取卦名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言易者非他也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形象爾是形象非他也所以象乎天地閒之物理爾何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曰象也者所以像乎天地閒之物理也

彖者材也

文王所繫卦辭謂之彖彖也者所以言卦之材也如乾元亨利貞之辭所以言乾純陽至健之才也坤元亨利牝馬貞之辭所以言純陰至順之才也六十四卦皆然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周公所繫爻辭亦謂之爻爻也者所以效天下之動也蓋民生日用如婚媾祭祀涉川攸往之類不可盡

舉皆天下之動而天地間本有之事也聖人即其模様而描寫之於爻有似於倣效者然故曰效天下之

動

象也者像天下之物理彖言卦之才即言卦中所像之理也爻當云言爻之才乃云效天下之動者卦之六爻本效天下之動故爻言爻之才亦效天下之動也以此觀之則彖亦可云像天下之理夫子之言亦

互見爾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既有卦爻之象又有卦爻之辭則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吉凶本著者故直曰生悔吝本微而未著者故曰著

此章論卦爻之彖及卦爻之辭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言陽卦宜多陽今乃一陽二陰而反多陰如震坎艮

是陽卦乃一陽二陰是多陰也陰卦宜多陰今乃一陰二陽而反多陽如巽離兑是陰卦乃一陰二陽是多陽也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一陽一畫二陰四畫皆五畫是奇數也陽數奇則一畫陽二畫陰陰不期多而自多矣此陽卦所以多陰也陰卦一畫陰是二畫二畫陽是各一畫皆四畫是耦數也陰

數耦則一畫陰二畫陽陽不期多而自多矣此陰卦所以多陽也

三山林氏說未明蒙引似淡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因上文言卦畫陰陽多寡而及其德行陽尊統陰有君道焉陰賤承陽有民道焉陽卦一陽二陰是以一君而統兆民天下大一統唐虞三代漢唐之盛世

也故曰君子之道隂卦一陰二陽是以二君而統一民天下分裂春秋戰國五胡南北朝之分王也故曰小人之道以此條德行君子小人之説推之愚以陰陽奇耦為主之説益不可易識者評之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憧憧急迫也猶云切切憧憧往來是把箇往來在心

上計較往就要來不少放下即思慮也故聖人破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言往必有來感必有應此理之自然在人不消思慮營求他他自然來亦非人思慮之所能營求而使之來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只是說舉天下之事千緒萬端皆有箇往來感應爾故再言天下何思何慮以戒人不必營求也蒙引曰殊途就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對殊途而言則為同歸對百慮而言則為一致其實一也

慮思之深也愚謂大學曰安而後能慮可見慮深於思然單言思則包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以天道言屈信往來之理以明上文天下同歸殊塗意蓋日月寒暑之往來皆出自然非人思慮所可為此於何思何慮之意尤明白可見也本義加憧憧

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二句似閒

言日往則月來一轉又是月往則日來矣日往月來是月推日也則月之明生矣月往日來是日推月也則日之明生矣故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一轉又是暑往則寒來矣寒往則暑來是暑推寒也則自正月立春而二而三至於六月大暑皆為暑而上之半歲成矣暑往則寒來是寒推暑也則自七月立秋而八而九至於十二月之大寒皆

為寒而下之半歲成矣故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下以人物言屈信往來之理尺蠖龍蛇物也精義以下人也尺蠖不屈便死殺了決不能信必屈然後能信其信者理之自然也龍蛇不蟄便凍死了決不能存身必蟄然後能存得身其存身者理之自然也

事物之理各有所宜察之不精或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事物之應接必失其當欲其用之利不可得也故精義入神則可以出而致用入神言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至於不容言之妙也

順理而行則動無不順而隨處皆安故曰利用安身

利用安身則理之得於心者日積而高大矣故曰以崇德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謂之德利用安身以崇德即是此意

精義入神以知言致用則屬行利用安身以行於外者言崇德以得於内者言蒙引謂德屬知不是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既竭吾才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地蓋精義利用力之所能為也過此以往則窮神知化之境非力之所能為矣故曰未之或知然自精義利用而積之使義之精者益以精至於耳順心通之境用之利者益以利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天則德極其盛而窮神知化之妙在我矣故曰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德之盛是精義利用做到極處本義曰仁熟只是德盛蓋德盛則行仁之熟也語學而至窮神知化此是與天合一處上傳所謂成位乎其中窮理盡性至命中庸位天地育萬物知天地之化育皆是此地位所謂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當其為陰時此道在陰當其為陽時此道在陽陰陽只管送運而此道無不在故謂之神既為陰又為陽既為陽又為陰陰陽既管更換便

是化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即是此理惟是一物故在陰在陽而不可測故曰一故神惟是兩物故彼此更易而循環不已故曰兩故化本義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亦是此意

精義入神以致用是內有以養乎外也利用安身即致用也而有以崇德是外有以養乎內也故曰交相養致用是內之精義者見之行外有以發乎內也德崇則外之利者聚之於內是內又有以發乎外也故

曰互相發精義以利用灼理也利用以崇德則其理得於心非復向之灼理矣義精於內而用利於外用利於外而德崇於內德崇於內而外之用益以利用利於外而內之德益以崇內外交養互發如循環之無端則直上天德自此始故德之盛而至於窮神知化皆自精義利用而積之也故本義曰下學之事盡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即此意也德盛之德即上德崇之德德方升則曰崇升之極則

曰盛聖人一字不苟下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天下之事有非力之所及而終必取困是非所困也非所困不能審已量力妄冒為之而卒取困焉則名為累矣故曰名必辱天下之人有非已之所可依而終必致危是非所據也非所據不能知時識勢苟一

時之安而依據之則禍必沿之而起矣故曰身必危劉備違衆論而伐吳卒為陸遜所折辱是非所困而困也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為曹操所攻至奔身無所妻子離散是身危不見其妻也

此只當泛說不當用爻義蓋聖人賛易凡用卦爻之義以釋經者皆係於各卦各爻之下不係於各卦各爻而另為繫辭傳者多是論道理不用卦爻之義觀上文中孚九二同人九五等爻及此條以下至釋益

上九爻義可見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釋解上六爻義蒙引藏器待時欲說開不承上文解悖說看來未是為隼者禽也射之者人也三句意思未終而說開又與上面意思不接故只說解悖為

是言隼者鷙害之禽也弓矢者射隼之器也執弓矢以射之者人也而射又不可無其時君子藏弓矢之器於身待其時而動則一發矢而隼可得矣何不利之有何也葢君子有為於天下常至於括碍者惟無其器無其時爾既有其器又有其時則動自無括碍矣是以一出隨能取利而有獲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者正是語上六以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釋噬嗑初九爻象知恥不仁之人自勸於仁不待見利而後勸蓋恥心勝也小人不恥不仁故不見利則不勸必見利而後勸知畏不義之人自知懲戒不待見威而後懲蓋畏心勝也小人不畏不義故不見威則不懲必見威而後懲雖若甚小而可以止惡於

初其所誡則甚大矣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則惡以之而積矣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正是積惡之極而取罪之大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危者安其位三句是泛論道理君子安而不忘危至國家可保始著人上說

平時自處常若將危者所以安其位者也常若將亡者所以保其存者也常若將亂者所以有其治者也

曰危曰亡曰亂不是虛空無事徒有危亡亂之心也

其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必自有道矣孟子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即其道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為君者必度德量力而用人然後不壞已之事為臣者必度德量力而用於人然後不壞人之事德知力不足而任大事鮮有不及於禍者此雖專責人臣然

為君者亦當分受其責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天下事皆有箇幾獨於上交下交言之者就一事之親切者示人也蓋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卑諂底意思在裏面自恭遜而諂卑也其幾甚

微所謂幾也知纔有毫髪底意思便止而勿為此便是知幾下交要和易纔和易便不知不覺有箇褻瀆底意思在裏面自和易而褻瀆也其端甚微所謂幾也知纔有褻瀆底意思便止而勿為此便是知幾所謂知幾其神乎正是此處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是說幾之難知也夫人皆見於已著與吉凶之已見若動之微吉凶之先見皆是無形之事人之所昧而知之所以為神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言君

子之知幾以終上文知幾其神之意

自知幾其神乎至其知幾乎是言君子之知幾幾者動之微二句是說幾之難知自易曰介于石至斷可識重在介于石一句是言君子之所以知幾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正言知幾之事而贊之也

微彰柔剛四字活看各有幾存今以孔子之言而驗之孔子之身如過宋而微服去魯而以微罪行不顯君相之失知微也在朝廷便便言知彰也在鄉黨恂

恂似不能言見惡人以辟咎知柔也却萊兵誅少卯墮三都請討陳恒知剛也其幾各有所在其用各有所當故兼舉而言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以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祇於悔觀之則有不善初未見之行故不祇悔若已見之行則已祇於悔矣是念慮一差隨即覺悟不復行也先儒謂顏子無形顯

之過正以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爾蒙引曰不遠復之意只主在未嘗復行上而必兼言未嘗不知者改過必由於知過也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兩相與則專專始能成化育之功三則雜而亂亂則化育之功不能成矣天地絪緼是以兩相與而專一也故萬物化醇男女構精是以兩相與而專一也故

萬物化生損之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以兩相與而專一也蓋下卦本乾上卦本坤若不損去一人便是三則雜而亂矣今損乾卦上畫之陽益坤卦上畫之陰是三人行損去一人也一人既損去則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兩相與三上之相與也以相應初二四五之相與也以相比雖有比應之不同其致專一則無不同也

化醇以氣化言飛潛動植之物皆在其中化生以形

化言植物不與焉葢植物無男女搆精之事也蒙引

曰醇謂厚而凝也天地之氣虚萬物之質實其質之

厚而實者乃其氣之化而凝焉者化生分明是那胎

氣所出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

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順理則裕縱欲惟安危其身者順理而已安其身而動則動惟厥時而不致悔取羞矣故民與之與之者歸順之也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解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易其心者心氣和平也如此則言有序而無傷易傷煩之失矣故民應之應之者聽信之也

太上忘德其次施報必有施然後可望其報無平生之交欲求之以所欲之事欲其我與也難矣故必以

道理定交於先然後求之以欲為之事則人感其情而與之矣與之者不𨚫其所求也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言動而民與語而民應求而民與也言無一不備也危以動則動失其道故民不與失道者寡助也懼以語則言之無序而民不聽信故不應無交而求則無施而難望其報故民不與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皆立

心有恒者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皆立心勿恒者

故凶不與不應是也雲峯胡氏曰上傳七爻下傳十

一爻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

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乾坤即是陰陽易卦之初只是陰陽兩畫而已六十

四卦皆由此而出故曰易之門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體正是說易之門處蓋陰陽兩畫交而生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之四象四象交而生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六十四卦皆因八卦之重而成見六十四卦皆由乾坤兩畫而出所以為易之門也只是上繫首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意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又只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意

小註闔闢之說未是蒙引有辯

蒙引曰內乾坤轉陰陽又轉剛柔蓋稱乾坤父母名目也稱陰陽通謂之辭也稱剛柔指卦畫體質言也天地之撰撰即撰文之撰言造作也雷動風散雨潤日烜之類皆天地之造化也體是體貼出來如丹青之貌人物山水相似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通即曲暢旁通之通只是發揮其義使通達條暢也易惟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則下文所言許多事物皆由此而出矣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此條指聖人繫辭而言不然則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句難通稱名者所稱之名物當兼物事說如乾之六爻取象曰龍坤之卦辭取象牝馬離之卦辭取象牝牛他如羸豕虺鼠豚魚鴻漸翰音莧陸叢棘之類物之稱名也如建侯行師涉川攸往婚媾祭祀乘馬需泥負乘喪茀乘墉伏戎之類事之稱名也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稱名可謂雜出而不倫矣

然一卦有一卦之取義一爻有一爻之取義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陰陽之變聖人繫辭皆本陰陽之變而為稱名如乾之龍則取純陽至健之象坤之牝馬則取純陰至順之象離之牝牛則取中順之象姤之羸豕則取陰進之象即此數端餘可推而知也稱名雖雜出然皆有根據而非妄言故雖雜出而不越乎義理上古之時世朴民淳不曾經歷許多事變無緣說得許多名物出來及至衰世民偽日滋

變詐日甚許多崎嶇險阻皆親身經歷過故盡說出在於易上以教民之趨避此聖人憂天下後世之心也故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陰陽消息之理自有天地以來即有之不是後來方纔逐旋添入蓋是先前預定者故曰往易之卦爻皆所以象陰陽之變而辭又所以闡卦爻之義以示人

者故曰彰往

吉凶悔吝之理本緣人事而生人事未作之先初無吉凶悔吝之事及人事既作之後吉凶悔吝始可得而見蓋方來之事也故曰來聖人之作易也八卦以定吉凶又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之使人問焉以言受命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察來也

易中所有如建侯行師婚媾祭祀涉川攸往之類凡涉於民生日用所為者皆顯也易則推而根於理數

使人依理數而行有吉利而無凶害是顯者有以微之也如復之一陽來復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豫順以動故利建侯行師蒙九二以陽受陰故納婦吉隨上六誠意之極可通神明升六二以順而升登祭於岐山之象故王用享于岐山需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故利涉大川益中正有慶故利有攸往似此之類可見人事之顯者易有以微之也

幽是義理只在人事之中此理在於人事之中百姓

有終日由之而不知者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聖人作易則就人事之中發出以示人使人由之以作事是於幽者有以闡之也

顯是人事幽是天理微顯是本人事於天理也闡幽是發天理於人事也二句交互說蓋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微顯不外於天理闡幽不外於人事

凡成形於天地之間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

皆有箇名稱當名者必使實稱其名不虛也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名也觚不觚觚哉觚哉不當名也易中所稱名自君臣父子以至事物細微皆教人務實以當其名具有實不稱名而名不當者則不在所與如比有君道則教人原筮元永貞然後无咎履九五傷於所恃則曰夬履貞厲要使君盡君道此當名也大有九二必大車以載然後有攸往无咎鼎九四才不勝任則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要歸使臣

盡臣道此當名也其餘可例推矣

辨物是即天下之事物辨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蓋天下事物是非得失一皆具於卦爻之中聖人繫辭皆有以辨之而不差且以乾一卦論之如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則辨其為潛龍九二出潛離隱則辨其為見龍九三過剛不中則辨其有危道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則辨其為飛龍上九過於上而不能下則辨其為亢龍餘可推而知也

當名辨物如進齋徐氏說全無意味愚說似可用識者詳之　正言者是非得失皆正言之而無所偏曲回避也轅固責公孫弘曰公孫子宜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可味正言之旨易中如否卦天地不交則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姤卦以一陰而遇五陽則曰勿用取女似此之類皆正言也

斷辭者於凡吉凶悔吝之理皆判斷之不使人疑惑也如易曰吉曰凶曰利曰不利此類明白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㫖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此因易辭中所稱有極卑鄙瑣細者恐人忽略不以為事故從而張大之如牝馬牝牛棟橈遺音之類卦之稱名小也如乘馬需泥喪弟之類爻之稱名小也中間有事名之小者有物名之小者稱名雖小然皆本於陰陽之變是其取類則大也如牝馬則取坤之柔順牝牛則取離之柔順

棟橈則取四陽居中過盛如乘馬班如則取為九三所難而不得進需泥則取去險已近其餘可以類推也　大凡義理之文難工易之所謂旨遠者皆道德性命之理有難於文而聖人繫辭猶不然故夫子因而發揚之也

易之所具皆天地之理陰陽之變道德性命之奥其旨可謂遠矣理遠則文辭難工而聖人所繫之辭經緯錯綜旁通曲暢各有自然之華藻而無或晦滯枯

槁之病是其辭則文也　委曲其言者未必皆中於理易中之所言有委曲遷就而不由乎正道者矣然於道理皆切中未嘗有所違背焉如睽之遇主于巷習坎之納約自牖可見也

鋪張其事者其理或因之而浮泛如相如班固揚雄作賦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物其事可謂肆矣求意思之深沉義理之平穩則未也易中之所敷陳細而魚鳥之飛沉大而龍虎之飛變常而門庭之不

出變而明夷之南狩其間事變莫不悉陳其事可謂
肆矣然上則根於陰陽之變下則酌乎人事之宜於
至顯之中而有至隱者存焉故曰其事肆而隱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言易之開示於人者如此其至何也蓋民方疑於吉
凶之途而未知所趨避而民行無攸濟聖人繫辭則
因民心之疑而剖决其孰為吉孰為凶使民吉以之
趨凶以之避而民行以濟要之實明失得之報以示

人使不迷於從爾此言易之為用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上古之時世朴民淳無有許多事變及到中古之時世態日新就有許多事變出來故夫子斷以為易興於中古易中所言多處憂患之道如明夷利艱貞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之類非身經憂患者不能為此語故曰作易者其有憂

患乎蓋指文王與紂之事也要之周公繫爻亦在其中周公遭流言而避居東都亦經憂患者聖人統言其父不及其子爾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因上言作易者之經憂患隨承言處憂患之道蓋以是教人非文王之處憂患皆用九德也而其行事

之胳合則有之矣

君子進修之功惟禮最為切要蓋禮有尊卑上下貴賤親疎之等其間又有許多節文度數明有塗轍可循法則可依據觀曲禮所記坐立進退升降之類雖極微細亦有許多節文度數如坐如尸立無跛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至於羹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不用挾唯諾必慎之類皆有箇法學者誠由此而謹之則動静語默皆在規矩準繩之中放心邪氣

不得而入天理常存由小積之以至於高大矣故曰德之基猶牆有基而牆由之起壇臺有基而壇臺由之起也

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註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又立於禮註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揺奪者必於此而得之即此可以參看履德之基

物必有柄方可執持謙乃為禮者之所當執持故曰德之柄蓋禮以恭敬辭讓為本若不謙則不得為禮矣故必執謙乃成其禮是謙為德之柄行禮者之所當執持也

善端復於内由是擴而充之則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可以保四海猶木有根本而枝葉所由生也故曰復德之本

善端復於内衆善所由生而為德之本然未能保其

下失也故必執持之堅然後善本不失而可以擴充故繼之以恒恒德之固也

善端雖守而勿失然未能必人欲之盡去故繼之以損損者懲忿窒欲使人欲盡去乃君子進修之道也故曰德之修

懲忿窒欲雖所以修身然未必善之能長益也故繼之以益益者改過遷善使善之日長也故曰德之裕

處困能亨始可以驗其德之進若困不能亨其為德

也未矣德之進否於此驗之故曰德之辨
改邑不改井井不動之物也地亦不動故井為德之地處困而亨則物欲不能奪如地之不動矣故曰德之地
巽入也深入於義理也必能入乃能制事於理不能深入而能制事者寡矣故曰德之制朱子小註曰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而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掉過如此行權便

錯了巽伏也入也

又曰巽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入之義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九卦之序自不可紊執謙行禮則善端復而可以固守矣故次之以復恒又必以人欲日消天理日長而後德自此成故以損益次之德成則内重而見外之輕雖處困而能亨故次之以困能亨則外物不能撓其志是可與立之地也故次之以井可與立然後可

與權故以巽終焉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蓋書之九德每句皆反説此亦然禮順人情似非其至者却是至極底道理不可以其和遂謂其非至也尊而光與謙字相對内有自卑意蓋謙雖自卑然由是而光也一念善端之復天理

皎乎其昭彰非羣邪所得混淆故曰復小而辨於物言與衆物自有分辨也如齊宣王見牛觳觫而不忍殺雖人欲蔽錮忍於興兵結怨然此一點仁心自不可掩也

人有恒久之德雖處横逆之地而所守益堅其所見者仍以為是而不自厭惡故曰雜而不厭不自厭惡者不自悔也蓋人到狼狽時節多有自怨悔之意執德之恒者雖至狼狽亦不悔也如伯夷叔齊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正是此意

損者懲忿窒欲也克己最難故損為先難待久而熟則不難矣故後易

益者遷善改過也遷善則善日長改過則過日寡過日寡善日長不待更有作為以求其長也故曰長裕而不設蒙引謂著力處都在損之先難時了似未是

蓋改過遷善尚有事也　窮而通是處困而亨也文王拘於羑里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而絃歌是也井

居其所是其德安定而不動也然其功用有以及物故曰井居其所而遷事物繽紛沓至於吾前若非權衡素定者鮮不爲所動而發露於聲色也巽者深入於義理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事物之來雖繽紛沓至而吾應之皆潛隱不露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近之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和是發而中節之和無所乖戾之謂也禮有尊卑貴賤親踈之等節文度數之詳行必由禮然後行皆中節而無所乖戾故曰履以和行

禮以恭敬辭讓為本非謙則禮不行人而能謙則禮自我行矣故曰謙以制禮彷彿似禮以行之遜以出之意

人到復善之時皆自覺悟蓋天理萌動之幾也故曰復以自知如漢武輪臺一詔深悟既往之非方來之

是此自知也一德者始終如一而不變其初也

損者懲忿窒欲也懲忿則無忘身及親之災窒欲則無求利得害之禍故遠害益者遷善改過也如是則日進乎高明而希賢希聖何利如之故曰興利

困以寡怨困字内含處困而亨意處困而亨則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故寡怨

井者居其所而不動也安而後能慮故曰以辯義

權者聖人之用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體道猶體仁

蓋以道為體一身全是道也一身全是道則道理爛熟横行直撞無不是道矣故能行權

巽者順以入乎義理義理融會於心即體道地位所以能行權也

此章三陳九卦首節言九卦之德二節言其德之妙三節言其用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

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言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以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

以下至唯變所適皆言為道屢遷之事

變動不居言剛柔二畫變化無定也周流六虛這六

虛是統言六十四卦之六位周流不是一卦自初流

至二自二流至三自三流至四自五流至六乃是就

六十四卦總看如復卦一陽在初師卦一陽在二謙

卦一陽在三豫卦一陽在四比卦一陽在五剝卦一

陽在上以至二陽三陽與一陰皆然以是為周流也然不必一一皆依次序自初至上然後為周流散見迭出如二三兩爻在此卦則剛居二柔居三柔在上剛在下在他卦又柔在二剛在三剛又居上柔又居下如三四如四五如五六皆然此便是周流也故曰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彖上下無常說但上下無常是就兩位上說剛柔相易只就一位上說如三一位也既以剛居

之又以柔居之二一位也既以柔居之又以剛居之故曰剛柔相易言剛柔二畫兩相交易而靡定也不可為典要彖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說典要猶言定則也上下若有常剛柔若不相易則鐵定是一箇物不能變化矣惟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則不鐵定是一箇物故曰不可為典要既不可為典要則唯隨其變之所之而已而其道則在是者變在何卦何爻若變為乾則為乾之道若變為坤則為坤之道變為屯則

為屯之道變為蒙則為蒙之道若變在乾之初九則為潛龍勿用之道變在坤之初六則為履霜堅氷至之道變為屯之初九則為盤桓難進之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如此變而其道因之故曰其為道也屢遷

易若是確定之說則不足以應萬事之變而周萬民之用猶可遠也今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為道屢遷則足以應萬事之變而周萬民之用矣其為書也

惡可遠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此承上文爲道屢遷説來言易之爲道屢遷如此要之無非使人出而在外也以法度而出而知懼於外入而在內也以法度而入而知懼於內蓋聖人作易教民出入俱有箇法度故斯民用是法度以出入也本義謂此句未詳疑有脱誤今爲之解似亦通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發上文出入以度二句說來言易之為道不但使人出入以度知懼於內外而已又於凶咎悔厲皆言以示人而又必言其所以致憂患之故如此則雖无有師保在前以訓戒之自然使人常懷兢惕若臨之以父母矣要不待師保也在易中所說憂患若凶咎悔厲之類皆有其故如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等處自可見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上爻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遷卦與辭俱在其中此則教人沿辭以求卦爻之義蓋亦用易者簡易法也言易之為道屢遷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茫乎無可捉摸似不得其常理所在矣然求之有要辭焉而已蓋辭者聖人設卦觀象繫之以明吉凶者也用易者當通變極數之餘成文定象之後惟率卦爻之辭而求其事理之所向則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而見其有定矣然必有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之人然後能因辭求理而見於行事之間苟非如是之人是卦爻之理亦不能以自行也此與上篇末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同意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原始要終以為質言必六爻備然後成卦也六爻相

雜惟其時物言六爻之相雜則惟各時之物爾葢隨其所居之位而其義各不同非若卦之合六爻而成體也始掯初爻終掯上爻言初上以該六爻爾時是六位時成之時物是乾陽物坤陰物之物如乾之六爻其為龍一也初則潛二則見三則惕四則躍五則飛上則亢亦各隨其時爾漸之為鴻一也初則干二則磐三則陸四則木五則陵上則逵亦各隨其時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不皆然其為時物可見

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言初上二爻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人之讀易言各卦初爻其義理俱難知正以其為卦之本也本則體質未著義理未彰故難知如草木之根初出地未知是何草何木也各卦之上爻其義理則易知正以其為各卦之末也末則體質已著義理已彰故易知如草木已生完

成知是某草某木也如乾坤諸卦初爻初看時未知頭腦未見意思不免費心其難知可見既得初九為潛龍初六為履霜堅氷之理則上九之為亢龍上六之為龍戰于野不過因初九初六而推之特易易爾故曰易知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以聖人繫辭言緣其初難知故聖人繫初辭亦難以商量擬議看這爻是何意思是何物象當用何辭語非可輕易胡亂寫在冊上也至於上爻之辭不過因初爻之意而成其

終始無難也既以初九為潛龍則上九之為亢龍特因初而成之爾既以初六為履霜則上六之與龍戰特因初而成之爾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論卦中四爻雜物陳事物也如乾爻二為見龍三為惕四為躍五為飛漸爻二為磐三為陸四為木五為陵他卦皆然其雜物也可見

撰德撰作其德行也乃事物所以然之理二為見龍

五為飛龍其德之能及物也三為惕若其德之過乎剛也上為亢龍其德之過乎高也三百八十四爻莫不皆然其撰德也可見矣

辨是與非只在雜物撰德內物有是非德亦有是非也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九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小人將為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是矣蓋六爻之間非是則非非非則是所雜之物如此所撰之德亦是如此無有出一箇是非之

外也非其中爻不備者初上二爻非不可雜物撰德但未周備爾必合中四爻然後周備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承上論六爻而言謂一卦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既無不備人惟據此以求其存亡吉凶之理則居然可知矣以其備故也若在知者只觀卦之彖辭則六爻之孰為存孰為亡孰為吉孰為凶其意亦思過

半矣要不待遍求之六爻之辭也蓋哲人即始而見終中人就事而論事彖辭統論一卦之理雖未及於六爻然六爻之理已具於一卦之中要在人推之爾故即卦可以知爻不待遍求於六爻之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兩節論中四爻又是一意與上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意不同二與四俱陰爻德性相似故曰同功二遠

於五所居不同故曰異位惟其異位故其善不同在二則多聲譽在四則多危懼是其善不同也近也是解四之多懼言四之多懼以其近於五之君位爾近君則承國家之重任一則有陵逼之嫌一則有覆餗之患所以多懼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四之多懼以其近君則二之多譽以其遠君也然陰柔無立依剛以立其為道本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无妄而多譽者不但以其遠也以用柔得

其中也用柔得中則不過於柔不失其剛而足以自立矣居遠地而又得中此所以多譽也若徒居遠君之地而無柔中之德亦無沿多譽矣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論三五二爻三與五俱是陽爻故曰同功三居臣位而賤五居君位而貴故曰異位所謂貴賤之等也三居大臣之位一作威福即有凶家害國之患一不

勝任即有覆餗形渥之憂故多凶五居大君之位而受臣下之承載凡人臣之善皆己之善人臣之功皆己之功故多功其柔危其剛勝通言三五雖有功凶之異然大要以柔居之則皆難勝任而有危惟以剛居之則足以勝任矣此又不論其貴賤也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廣大統言之也悉備析言之也三畫已具三才重之
而為六畫亦三才之道此易書所以為廣大悉備也
言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何以見其為廣大悉備也
以八卦言之上一畫象天有天道焉中一畫象人有
人道焉下一畫象地有地道焉然猶未也聖人兼此
三才而皆兩其畫於是有六畫六者非他也亦即三
才之道也蓋天道有陰陽上二爻為天則陰陽成象
矣人道有仁義中二爻為人則仁義成德矣地道有

剛柔下二爻為地則剛柔成質矣夫天下之道盡於三才而易書有之非廣大悉備而何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條即易中所有之名物而解其義言易中有爻何以謂之爻夫六爻皆三才六畫所在道之所在也道非確定之物隨在而變動如乾之初九龍之潛也至二則見三則惕四躍五飛而上又亢矣可見其有變

動也惟其有變動是故謂之爻蓋爻者交變之義也易中有物何以謂之物六爻之位有遠近貴賤之等如二四同功而遠近異位三五同功而貴賤不同可見其有等也惟其有等是故謂之物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既為物則自有等矣易中有文何以謂之文是物也一剛一柔互相間雜如初為剛而間以二柔二為柔而間以三剛四為柔而間以五剛五為剛而間以上柔可見其間雜也惟其相雜是故謂之文必

相間然後成文若純一其色則不成文也易中有吉凶何以有吉凶蓋剛柔間雜而成文固有剛居剛而當者亦有不當者固有柔居柔而當者亦有不當者如屯初九以陽為成卦之主其文當矣大壯初九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則為壯于進是不當也如坤六二以柔居柔其文當矣同人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則為同人于宗是不當也當則吉不當則凶是吉凶自此生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王遭紂之亂身經憂患之事危懼之心未嘗一日忘於懷故其繫易之辭大抵危懼之意居多故曰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因上文危字而論易道言危懼可致安平不危懼必致傾覆也其道甚大百物

不廢言舉天下之事物皆不能外乎此無有危而不不

平易而不傾者

懼以終始言懼人於其終又懼人於其始始終危懼而不敢有慢易之心也其要歸使人去欲循理去危就安而无過咎爾此則危者使平之意故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

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乾坤當人說至健至順言其性情恒易恒簡言其德行德行者得於心而見於行事也

知險知阻言其處憂患之事要之恒易恒簡知險知阻只在至健至順之內猶中庸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五句只在天下至聖之内也

言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所行無難故其德行恒易至遇憂患皆知其險而不易進以陷於險焉坤天

下之至順也至順則所行不煩故其德行恒簡至遇憂患則知其阻而不易進以困於阻焉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承上文言乾坤所以知險知阻也說諸心研諸慮本義謂心與理會理由慮審此理何理也若只就吉凶上說則太狹若不粘著吉凶說又無歸著要之理本事物之理吉凶則由此理而生蓋順理則吉逆理

則凶如所謂惠迪吉從逆凶及失得之報是也下文變化云為即是此理乾坤天下之至健至順是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理皆有以洞見於心則自欣樂之而不厭如所謂不亦悅乎義理之說我心是也故曰說於心平時此理既說於心及至臨事又將此理再加研審務要停停當當而無纖髮之差謬故曰研諸慮說諸心統萬事而言研諸慮專就一事而言蓋其所臨之事也此理既說諸心則若何而吉若何而

凶皆判然於胸中矣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既研諸慮則於吉而趨之於凶而避之皆欣躍鼓舞亹亹而忘倦矣故曰成天下之亹亹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以天道言如日月寒暑之往來雨風雷露之變化飛潛動植之生死上傳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云為以人事言如日用動靜出處語默以至禮樂征伐之類是也變化云為皆有吉凶

之理云為之吉凶易明如所謂惠迪吉從逆凶是也變化之吉凶難明如夏潦則秋必旱冬歳温暖無霜則來年陽氣無力五穀不登雨暘時若則年必順成礎石潤則天必雨歳星所在其國有福可見變化有吉凶也

吉事有祥變化云為俱有之天垂象見吉凶變化之吉事有祥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云為之吉事有祥也祥徵兆也即視履考祥之祥

不言凶事有祥者言吉事則凶可知也

變化云為其吉凶之理皆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器也聖人即是事而貌象之則一定之理皆有以洞見於胸中矣故曰象事知器吉事有祥其吉凶之理雖隱於無形然其勢所必至而無可疑者也故曰來聖人即是事而占驗之則其將來之理已預知而不惑矣故曰占事知來此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蒙引曰器與來俱有吉有凶知之所以趨吉而避凶也即上文險阻之義葢險阻亦有一定之勢者亦有從暗地生者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已在於其間但不能以告人也聖人於是作易明其吉凶以告人是天地之所不能者聖人有以成之矣聖人既成天地之能天下之人將以有為將以有行也既謀

之人看其事之可行與否然後謀之鬼以決之則吉知趨而凶知避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矣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聖人獨擅其能也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故聖人教人用易必先謀諸人而後謀諸鬼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上言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此言作易成能之事

蓋聖人作易不外象辭變占此兩節皆言象辭變占之事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以象告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是爻彖以情言也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彖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變動是揲蓍求卦時事自四營至十有八變皆變動也蓍策之變動乃是推明出事之利與不利以示人也其時雖未有言言在其中矣其言利者固以利人言不利者亦以利人故曰以利言

變動以後所值之占有吉有凶皆隨卦爻之情而遷變乾之元亨利貞是因乾之純陽至健而遷也坤之利牝馬之貞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是因坤之純陰至順而遷也亢龍龍戰因陽極陰極之情而遷也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可以類推矣

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愛相攻而吉生如家人九五下應六二則爲王假有家勿恤吉是也惡相攻而凶生如同人九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而伏戎于莽三歲不興是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遠近俱有悔吝遠相取而悔吝生者其情相得也如屯六二上應九五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進是也近相取而悔吝生者其情不相得

也如姤九三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為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是也

情相感而利生如隨九五孚于嘉是也偽相感而害生如兌九五孚于剥有厲是也

近而不相得則凶是解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一句并愛惡相攻二句亦解蓋上文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這裏分情相得不相得情相得者遠相取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但此意未明故於此發之只

曰近不曰遠者舉近則遠者可以三隅反也

近而不相得則凶可見惡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

偽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并解愛惡相

攻兩句

言易之情以相得為貴其不相得者亦宜不相近若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故惡相攻而凶生

偽相感而害生者皆以其近也此所謂吉凶以情遷

者

項氏曰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以人之言辭發明上文吉凶以情遷之旨

將叛正理者心中慚愧故其發諸言辭自然慚愧昧於是非之途而莫所從違者疑也中心既疑則其發

於言者亦持兩端而無定執故曰其辭枝枝者分開兩歧也猶云騎牆心定者其言重以舒故曰吉人之辭寡心躁者其言輕以疾故曰躁人之辭多誣善為惡之人其言浮游而無根據失其執守之人於理既非言之自不能出口故其辭屈屈者說不來也

右第十二章

易經存疑卷十一